

野猪、动物、国家公园

小时候看中央电视台，《动物世界》节目特别吸引人。当欢快的电子音乐响起，动物们开始飞奔，我的心开始鼓荡起来。

作为食物链，即使顶级的狮子、老虎，也有自己忧郁的时间。那些被吃掉的动物，瞪羚、野猪、角马等，虽然命运跌宕起伏，还是努力保持了自己物种的存在。植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，也存在相和相克关系。通过纪录片，我了解到大自然是如此神奇，动物、植物之间复杂的关系，没有让生命多样性消失，反而让动植物生生不息，循环向前。我在思考：大自然还有很多秘密需要认识。

生活中，我与动物没有更多直接的交道，没有建立那种生与死的感性联系，远不如那些天和动物打交道的人们，比如在森林或者边缘生活的猎人、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、大海里讨生计的人，还有专门与野生动植物打交道的科学家。

身边一直不缺少动物，家畜是常见的一部分，鸡鸭猪牛马羊，这些都不陌生。野生小动物是另外一部分，鸽子麻雀燕子类等。更小有昆虫、蚯蚓等微小动物，也随处可见。对于它们，我往往视而不见。大型动物，我见得少，老虎豹子鲸鱼等，它们在视线之外，却带给我更多惊奇，让我对大自然充满极大的好奇。我慢慢开始和野生动物接触，这丰富了我对自然的认识。

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头没有见面的野猪。记得六七岁还在上小学时候，我喜欢跟着妈妈去城镇旁的农村朋友家玩。那时，农村虽然不够整洁，东一堆西一堆的，偶尔地上还有猪粪牛粪的，但是四处有干净的风，充满了自然和乐趣。米饭是香的，躲猫猫不缺小伙伴。有一次，我和妈妈在朋友家聊天后回家，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钟。走在起伏的小路上，没有月光，四周黑魆魆的。我常听大人说鬼的故事，虽然没有见过，但是每想到这个，心里还是打鼓。当时，路上没有人，借助手电筒照出的光，我们小心走着。突然，在身旁一处树木丛中出现巨大的穿梭声。我害怕得竖起耳朵，母亲紧紧抱着我，我们僵硬地向前走着。过了许久，终于走到有灯火的地方，我们才如释重负，放下悬着的心来。事后，和村里朋友聊起来这个事，她笑着说我们遇到的不是鬼，是野猪。原来如此，可是受惊的我还是没有见到野猪的面。

和动物开始建立联系，还是工作之后。我见过北京海洋馆里的大鲸鱼、云南的大象、安徽的扬子鳄、江苏的“四不像”麋鹿、黑龙江的老虎、四川的国宝大熊猫、新疆的猎隼、海南的长臂猿……这些场景一点点丰富了我对自然的认知。

以前巨大热烈的森林草原动物场景，大多数来自国外。有时我会想，那些精彩的故事什么时间会在我们身边发生？2021年10月12日，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，包括三江源、大熊猫、东北虎豹、海南热带雨林、武夷山等，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，涵盖近30%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。自从国家公园建立起，精彩的生态故事就在身边发生，您想啥时去看都可以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国家公园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。一是中国可供野生动植物生长的山地、草原资源稀缺，如果占用较多的地方，势必影响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。二是投入巨大，没有大规模的资金，无法完成国家级的建设。虽然如此，国家还是下了大气力，把国家公园，还有国家植物园建设起来。这些国家级别的生态工程，基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，把人与自然和谐筹起来。经过一定时间发展，伴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建设，美丽中国就会如期实现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见到真章。

从历史角度看，中国和自然之间的关系，正处在历史性巨大修复之中。过去由于人多地少，人们不得不向自然伸手，要食物、要资源。久而久之，自然在退化，生物多样性在减少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出现裂痕。如果再不及时修补这层重要关系，中国可持续发展将出现困难。

还有深层次文化问题。除了少数游牧地区，很多地方的人和野生动物、野生植物还没有实现零距离良性关系。动物园、植物园不是没有，而是大家不常去。陪孩子去看的年龄一过，基本上很少去那些地方。大家对野生动植物的感受力，除了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得到，真实的感受力却在下降。如此情况，对野生动植物不好，对国民性格塑造也不好。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民族，应该和大自然一起互动，学习和培养不屈不挠和自我进化的强健精神。

当然，有人会说没有足够场所、不方便之类的话。现在，国家公园已经建立了，还刚刚通过了立法，推进其发展。随着社会经济实力增强，还有更多类型的国家公园相继开发出来。

“万物生长叶斜阳，人与自然和谐长。”朋友们，快去拥抱美丽的大自然吧！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、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◆人间小景

雪映窗花

李拴伍

腊月的雪藏着温情和祝福，给山川大地带来了一股浓浓的年味，滋养了空气，也温润了鼻息。院子里，孩子们听着“沙沙沙”的落雪声，昂头迎着雪，伸手接着雪，不想，雪却映红了院子窗格上花花绿绿的窗花。

母亲说：贴窗花，喜事多，有年味。腊月的雪，触醒了母亲的灵感和那双爱劳动的手，她急急地让姐姐买回了纸，拿起剪刀，坐在炕上剪起了窗花。

母亲先是从一本旧书中翻出窗花样，将窗花的样子贴于红、蓝、黄、绿纸上，在煤油灯上熏出样子，然后就一剪一剪剪出了美丽漂亮的图画来，这些画都是成对的，有兔子、大红公鸡、萌萌哒的孩子，还有白菜、胡萝卜等，逼真可爱有趣。有时候，母亲剪窗花不用样子，心里怎么想，手就怎么剪，一边说一边剪，我的眼睛就盯着母亲手中旋转的剪刀，随着纸



◆信笔扬尘

半山居梦影

一苇

踏入半山居，仿若一脚踩进了尘世遗落的桃源。沿蜿蜒石阶徐行而上，清风率先迎了过来，携着丝丝缕缕的芬芳，那是山门两侧月季花的热忱相邀。繁花簇拥，似是这方温柔天地的开场白。

目光游移，茅屋错落，与民居相依相偎，宛如岁月沉淀下的质朴诗篇。铁线蕨在墙角舒展着纤细的脉络，透着盈盈绿意；红豆杉身姿挺拔，仿若缄默的守护者；映山红偶尔露几抹艳丽，烧起一小团泼辣的火；兰草隐匿其间，幽微的香，恰似不欲人知的心事；山茶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了第一朵。一脉溪水潺潺而过，清可见底，游鱼穿梭，不时跃出水面，搅乱了倒映在水中的天光云影。这般景致，未经刻意雕琢，主人自无錫奔赴而来，怀揣着一颗滚烫的心，将热爱倾洒于此，避开匠气的堆砌，让自然与人文水乳交融，生出这雅俗共赏之境。

抬眸远眺，远山似梦，一重又一重，轮廓渐次模糊，隐入缥缈云雾。春日，繁花

织锦，烂漫得能把人心都填满蜜意；炎夏，绿树成荫，凉意丝丝缕缕，是天然的庇护所；金秋，枫叶燃成烈烈火海，烧红了半边天际；寒冬，荒芜袒露，萧瑟亦是别样的深邃况味。四季在这里更迭，时光仿佛有了具体的模样，每一季都是生活递来的厚礼，引诱着灵魂在此栖息。

主人是这半山居的灵魂画师，勾勒布局之余，更添一抹书香墨韵。屋舍角落，书籍随处可见，伸手一探，便能握住满把的智慧与遐思。于此处捧卷，阳光漏过叶隙，洒下碎金，文字都跟着灵动起来。尘世喧嚣渐远，思绪飘进书中乾坤，仿若寻得了心灵秘径，宁静且悠远。

主人是个妙人，深扎进这俗世烟火。线帽随意扣在头上，烤着暖烘烘的炭火时，双手往衣袖里一拢，棉鞋随性地裹着双脚，乍一看，与本地山民毫无二致。那份融入日常琐碎的坦然，把生活嚼得有滋有味，毫无外来客的疏离。他在这半山腰间，迎接朋友，如若春风，怡然写作，

但总觉得只有剪出的窗花贴在窗格上才够年味儿。

窗花具有祈求吉祥的含义，图案多寓意吉祥，如蝴蝶、鱼、寿字、福字等，寓意着家庭和谐、幸福、团圆、祥和。贴上窗花，寓意生活美满、事事如意，全家幸福安康。

前段时间，有幸参观了县上一名剪纸传承人作品展，每幅作品都震撼着人们的心，人物、花卉、草虫、鱼兽栩栩如生，融进了情感，洋溢着欢快，代表着吉祥，“喜鹊登梅”象征喜上眉梢，“狮子滚绣球”寓意吉祥，“石榴娃”则代表多子多孙，“莲花鲤鱼”寓意年年有余，等等。

最喜窗花雪中情，一院欢乐幸福年。腊月好下雪，雪映窗花，丰年吉祥。今年的窗花早已被人们赋予了美满幸福、欣欣向荣的新意，贴窗花就是“月窗花院好风光”，喜鹊登枝，事事如意，万事顺畅。

冬日素描

李海波

摄

星座惹的祸

吴新生

34岁的小月至今还单着，对于屡次相亲失败，父母问她，她说：“没感觉。”为啥没感觉？“第一，主要是星座不合，第二，嗯……还是星座不合。”

这些年，在热心人的努力下，约会、相亲，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俗话说，男看貌、女看财，可小月会面的前奏是各种条件的适配：首先询问什么星座，她认为在12星座里面，只有射手座跟白羊座才是绝配。两座同属火星，性格相近，是一对热情洋溢的组合，常常在不经意间弄点浪漫的事来，她憧憬那种感觉。

这天，大姨给她介绍一位射手男，按例彼此先加了微信。她查了一下，周三是白羊座的幸运日，绿色是这天的幸运色，于是便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

那天，小月穿上一件淡绿的套裙，踩着幸运数字三点零三分出了门。到了见面地点，小月乍一看此君身着西装和衬衫，松松垮垮挂在身上，油腻的头发，软趴趴地贴在头皮上，侧身的时候眼角显示出细微的纹路，当然，小月也匆匆扫了一眼自己在玻璃窗的形象，同样清汤寡水、眼圈深重。

他们坐在那里，从喜欢的作家聊到去过的酒吧，再聊到小众的天竺鼠展览。两个人发现，彼此的生活与艺术品位接近，生活习惯相似，都是撸猫一族、穿了同款的帆布鞋、喜欢同一个歌星。

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间，男方问：“你想吃西餐还是中餐？”男方把她带到了肯德基门口。小月说要要不中餐？男方说：“我带你吃一个又便宜又好吃，还特别有气氛的地方，前面就是。”说罢，在他的引领下，走进了一家米粉店。此君胃口大开，小月看着他就着一大碗米线，3个烧饼搭配几根大葱，喝了2瓶可乐，在打了一个饱嗝之后，擦了擦汗，一脸满足地看着小月说：“你怎么不吃啊，这个特好吃，你尝尝。”小月微笑着说：“我中午吃饱了，不太饿。”此君似乎想了想说，“现在提倡光盘行动，你不吃我来消灭它，免得浪费了。”说着他把小月的那份扒到面前，一番风卷残云。

吃完，射手男说：“我送你回去吧！”小月说：“不了，路不远，我走回去。”射手男说：“那也行，到家后给我发个微信。”她学着某女主播的样子，笑容灿烂：“好，再约，再约！”

当然至今也没有再约。

最多的时候，小月一天有三场射手男的相亲，分别是4点的下午茶A先生，6点半的晚餐B先生，以及8点的饭后甜点C先生。她索性设置了一个不聊荤的主场，一家意大利餐厅，有下午茶、晚餐和甜点。静静等待中，她一边喝茶，一边吃着免费赠送的豌豆，像是在一粒一粒细数着自己的青春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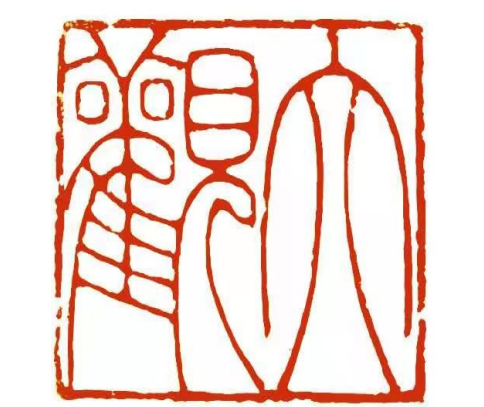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，小月分别AA制结了账，当然，也全都没有了下文。

晚上，同一小区的姑姑来家里找父母有事，他们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到小月身上，“小月过完年就35了，是个老姑娘，要求不要太高了。”“老姑娘”这个词伤害性不大，羞辱性极高。看到父亲长吁短叹的样子，小月无奈地尝试做减法，不问星座，不问房子。不过摩羯座的不见面，摩羯座是星座的最末一个，像个老人，沉重、压抑、现实、暮气沉沉，甚至有点腹黑；再就是做金融的，不要；露腹肌的，不要。

这天，约会的是一个水瓶男，小月走进咖啡馆的玻璃房子，下午的阳光直射下来，她马上被这温暖浪漫的气氛感染了。从事设计行业的水瓶男身材健硕，开口说话却有着与外表不太相称的温和，他们从咖啡馆的选择聊起，她发现他的生活品位跟自己很相近。聊着聊着，突然她看见对方放松地靠着座椅，将手随意地搭在隔壁桌空着的椅背上。小月当时就很反感，他的行为并不是不文明，但那种随意的状态，让她觉得他跟整个咖啡厅的氛围格格不入，两人从此再无往来。

有一天，小月突然问起闺蜜：“姐，你和姐夫是白羊配射手，你们结婚多年，也会像左手牵右手吗？”闺蜜一边忙着给孩子做午餐一边回应道：“牵手？不存在的！怎么可能用这种行为来玷污老夫老妻纯洁的革命友谊呢？”

终于，小月默默卸载了手机里所有的相亲软件，她感觉这些年自己好像在和星座App谈恋爱。不知何时，外面下了一场短暂的桃花雨，走在湿漉漉的小巷里，小月眼眸中突然出现的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阑珊灯火，在步履回转之间，她仿佛看见了那个令她怦然心动的人，可命运又总使他们无缘相遇。



来，在蒙蒙热气未散之余将藜蒿下锅，大火颠锅翻炒两三分钟，年夜饭上，清香的藜蒿与咸美的腊肉相得益彰，这是必不可少的特色菜。

后来我读到明人王磐著作的备荒农书《野菜谱》，这个戏曲家收录了52种可以食用的野菜，其中便有藜蒿，以菜名起兴的歌谣是：“采菱蒿，采枝采叶还采苗。我独来根卖城廓，城里人家半零落。”我那时才知道，藜蒿还有菱蒿的别称，且早已出现在《诗经》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食药两用且渊源久远。王磐能在食物匮乏的年代，自费刻印有图的农书给当时高邮的百姓，这种用心无疑是感人的。

到了腊月，我再次回到家乡，母亲问我要吃什么菜，那泛着清香的野草便闪现在我眼前。

藜蒿腊月半

胡新波

类中间，小姨妈喜欢把同类果蔬放在一起，方便乡邻挑选。

听说藜蒿最早是用来喂猪的，只是猪嫌藜蒿味重，不爱吃，这才便宜了我们人类。有一年寒假，我去菜市场找表哥玩，他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择藜蒿，所谓择，就是将一根带着泥土的藜蒿除去不可食用的叶子和根部，再用大拇指将茎部掐成数截四五厘米的短枝，这样方便了顾客，也能卖上好价钱。那年冬天，二舅的摊位上卖了几千斤藜蒿，我和表哥的手也像是练习了某种毒功，尽泛青色。

卖的菜多了，对菜的品性也略知一二。遇见一些甚少做菜的主妇，二舅妈会热情地介绍藜蒿的做法，先是一勺热油，加上些许豆豉，待二两白里透红的腊肉下锅后，要趁着腊肉还未反应过

◆山川故园

故乡的藜蒿

胡新波

故乡在鄱阳湖东南岸，腊月过半，藜蒿便上市了。有别于白胖的萝卜和鲜嫩的白菜，长于泽边的藜蒿高不过尺余，叶背白色，外形和芹菜有点类似，浑身通透着一股清香。野生的藜蒿，茎部则是红中泛紫，香味尤其浓烈，外乡人还真吃不惯这种时蔬。

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的外祖母养育了三儿三女，1960年代，抚育孩子说难不难，小孩落地，只要有口吃的迎风见长，倏忽间便顶天立地、成家立业。那时候提倡子承父业，三个舅舅和小姨妈便在东门的菜市场做起了买卖，每个摊位都隔着些距离。卖什么呢？菠菜青菜卷心菜、平菇蘑菇金针菇，卖菜要会搭配，色彩大小方面都有讲究，二舅会细心地把冬瓜丝瓜小南瓜穿插在菜